

记得当时年纪小

每次提笔写书法，都会想起父亲跟我说过的话：“端端正正写字，认认真真做事。”我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物理教师，年轻时候就练得一手漂亮的颜体字，记得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最温暖的时光莫过于看他写大字了，他有每天练字的习惯，先磨墨，我有时候会冲上去帮他磨，弄得一手黑墨水，颜真卿的《多宝塔碑》是他经常临写的碑文，他通常是先临后发挥，临上几页报纸后，就写唐诗宋词，我有许多唐诗都是那时候记下的，比学校里记的要多得多。

等到读小学，学校里有临写楷书的“大字课”，我就有模有样地学父亲的手法书写，但是毛笔永远不听话，父亲就教我悬腕悬肘的基本姿势，我喜欢问问题，父亲每问必答，那时候我觉得他很有学问，他知道羊豪、狼豪、兼豪、长锋、短锋等不同笔的用法，他还同我讲，小学生练字，一支“中白云”就可以了，等练熟了，再写“大白云”。

这一路下来，我与写大字就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先学颜、柳，后学隶篆，先临帖后临碑文，熟练以后，就体会到同一种字体，可以有许多变化；临摹大字形似是基本功，关键还在于对汉字的理解，那是真功夫，汉字是方块字，用在书法中则成了线条的艺术，无论谋篇布局还是间架结构，都逃不出一个“活”字，有点像围棋，中国的艺术在境界追求上完全相通！“书画同源”只说到了书法和绘画，其实建筑、园林、城市规划无不尽然。

我后来做城市规划的研究，做建筑设计的研究，自己做规划设

计并在开发实践中完全领悟了那来自远古苍茫的回声：“道法自然”，这是唯一可以遵循的艺术之路，源头就在这里。书法艺术的美学意义和价值应该也复归于斯罢。

四十年过去了，在嘉定书画工作室我又一次找到了小时候与父亲一起写字的感觉，这种感受让我终生受益。

徐一大

2010-11-15